



新板

東垣十書

格致餘論全

七

武9
133
7



武
133
卷
7



格致餘論序

金之以善醫鳴者凡三家曰劉
守真氏曰張子和氏曰李明之
氏雖其人年之有後先術之有
攻補至於惟陰陽五行升降生
成之理則皆以黃帝內經為宗

格致餘論序



而莫之有異也。張一再傳。其後無所聞。李雖多門弟子。又在中州。人有罕知之者。獨劉之學。授之荆山浮屠師。師江南始傳。大無羅知悌子。杭太無。宋宗祐中。人受幸穆陵。得給事禁中。性倨。

甚。無有能承其學者。又獨至烏傷。朱君始能傳之。初君之未從太無也。手抄陳師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有七方。晝夜而習焉。既而悟曰。故方新病。安有能相值者。泥是且殺人。乃盡。

木至會言月
二
弃去。渡淞河，走吳中，尋師而求其說。久之，不能得。復走宛陵，走南徐，走建業，皆無。吳中時纍纍道途，聞方不知所適。忽有以太無爲告者，遂還杭，拜之。凡十往返，不得通。君乃立其門，終日不

動。太無憐其志，爲敷暢三家之旨而析一以經。越數年，悉受其學，以歸鄉之群醫。方泥陳裴學，聞君言，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翕然共尊事之。君年旣高，所見益粹精，其自得者類多前人所

未發。乃徇門人張翼等請著爲書若干篇。名之曰格致餘論。持以示金華宋濂。濂竊受而讀之。見其立言深察。證詳未嘗不歎君用志之勤也。蓋當大觀之方盛行。世之人。身知有所謂內經

之學。君獨能崎嶇數十百里。必欲求師而受其說。雖險阻艱難。更嬰迭挫。曾不爲之少動。所以卒能成其學。向使君之志稍變焉。烏有今日哉。傳曰。用志不分。其道乃成。殆君之謂矣。君之此

書其有功於生民者甚大宜與
三家所著竝傳於世故濂得備
書傳學用功之所自于篇端其
見君之自叙者因不暇及也君
名震亨字彥脩號丹溪許文懿
公之高第弟子公講學入華山

時君卽從之遊而聞道最先剛
明正直不可干以私其安貧守
道雖古君子弗過也而醫又特
其一事云。

至正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
金華宋濂書于浦陽東明山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其', '道', '而', '開', '道', '景', '濂', '凡', '山', '周', '濂'.

格致餘論序

素問載道之書也。詞簡而

義深。太古漸遠。衍文錯簡。

仍或有之。故非吾儒不能

讀。學者以易心求之。宜其

各文

茫若望洋。淡如嘯蟬。遂直
茫子之於世也
 以為古書不窻於今。厭而
 弃之。相率以為局方之學。
 間有讀者。又以濟其方技。
 湯不之省。醫道隱晦。職此
湯不之省
醫道隱晦
職此

之由可嘆也。震亨三十歲
 時。因母之患脾疼。眾工束手。
因母之患
脾疼
眾工束手
 手。由是。有志於醫。遂取素
 問讀之。三季似有所得。又
 二季。母氏之疾。以藥而安。
母氏之疾
以藥而安

曰追（權記卷九）念（父指）先子之內（從金云能）傷伯考
 之（目亦明）瞽（煩）悶叔考之鼻（父）衄幼弟
 之腿痛室人之積疾（秘）一皆
 歿於藥之悞也。心膽摧裂
 痛不可追（莊子）。然猶慮學之未

明（其）至（テ）四十歲復取（テ）而讀之。
 顧以質鈍遂朝夕鑽研缺
 其所可疑通其所可通又
 四季（テ）而得羅太（劉河間孫會子）無諱知悌
 者為之師。因見河間戴人（張子知）

東垣海藏諸書始悟濕熱

藏府之相火為病甚多又知醫之

為書非素問無以立論非

本草無以立方有方無論

無以識病有論無方何以

經緯形模倣夫假說問答仲景之

書也而詳於外感明著性

味東垣之書也而詳於內

傷鑿之為書至是始脩鑿

之為道至是始明由是不

能_レ不_レ致_二疑_一於局方也。局方
流行。自宋迄今。罔間南北。
翕然而成僞。豈無其故哉。
徐而思之。濕熱相火。自王
太僕注_カ文。已成湮沒。至_テ張

李諸老始有發明。人之
身。陰不足而陽有餘。雖
諄然見於素問。而諸老猶
未表章。是室局方之盛行
也。震亨不揣蕪陋。陳於編

各女多

十

册并述（百方）金匱之治法。以證
局方之未備。間以已意附
之於後。古人以醫為吾儒
格物致知一事。故目其篇
曰格致餘論。未知其果是

否耶。後之君子。執改而正
諸

義烏朱震亨撰



各

上

慈幼論

夏月伏陰在內論

豆瘡陳氏方論

痛風論

痰瘧論

病邪雖實胃氣傷者勿使攻擊論

治病先觀形色然後察脉問證論

卷大病不守禁忌論

邪疰虛病痰病有似邪祟論

面鼻得冷則黑論

胎自墮論

難產論

難產胞損淋瀝論

卷之二

胎婦轉胞病論

乳硬論

受胎論

人迎氣口論

春宣論

醇酒宜冷飲論

癰疽當分經絡論

脾約丸論

鼓脹論

疝氣論

秦桂丸論

惡寒非寒病惡熱非熱病論

經水或紫或黑論

石膏論

脉大必病進論

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辨

太僕章句

新定章句

倒倉論

相火論

左大順男右大順女論

茹淡論

吃逆論

房中補益論

天氣屬金說

張子和攻擊注論

大對章句

坐乘嚴天儲錄因章句

利大必疎數論

格致餘論目錄 終

格致餘論卷之一

元

防引 義身

丹溪 朱震亨 彥脩甫

撰

明

之世金華 金壇

宇泰王肯堂 損菴甫

校

飲食色欲箴序

善言 傳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予每思之男女之

欲所關甚大飲食之欲於身尤切世之淪胥陷溺

於其中者蓋不少矣苟志於道必先於此究心焉

因作飲食色欲二箴以示第姪益告諸同志云

飲食箴

人身之貴貴經父母遺體遺體為口傷身傷身消涸消涸皆是是人有此身
 饑渴淋漓淋漓與迺迺作飲食作飲食以遂其生遂其生耽彼味者耽彼味者因縱口味
 五味之過過疾病蜂起疾病蜂起病之生也病之生也其機甚微其機甚微饑澁所膏
 忽而不思忽而不思病之成也病之成也飲食俱廢飲食俱廢憂貽父母憂貽父母醫禱百計
 山野貧賤山野貧賤淡薄是諱淡薄是諱動作不衰動作不衰此身亦安此身亦安均氣同體
 我獨多病我獨多病悔悟悔悟一萌塵開鏡淨一萌塵開鏡淨日節飲食日節飲食易之象易之象
 養心失大養心失大孟子所譏孟子所譏口能致病口能致病亦敗爾德亦敗爾德守口如瓶
 服之無數服之無數
 色欲箴

惟人之生惟人之生與天地參與天地參坤道成女坤道成女乾道成男乾道成男配為夫婦
 生育攸寄生育攸寄血氣方剛血氣方剛惟其時矣惟其時矣成之以禮成之以禮接之以時
 父子之親父子之親其要在茲其要在茲耽彼味者耽彼味者徇情縱欲徇情縱欲惟恐不及
 濟以燥毒濟以燥毒氣陽血陰氣陽血陰人身之神人身之神陰平陽秘陰平陽秘我體長春
 血氣幾何血氣幾何而不自惜而不自惜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翻為我賊翻為我賊女之耽兮
 其欲實多其欲實多閨房之肅閨房之肅門庭之和門庭之和士之耽兮士之耽兮其家自廢
 既喪厥德既喪厥德此身亦瘁此身亦瘁遠彼帷薄遠彼帷薄放心乃收放心乃收飲食甘美
 身安病瘳

陽有餘陰不足論

陰陽易故上之成云
 人身之上有不足之陽
 常三有之不足之陽
 人身之上有不足之陽
 常三有之不足之陽

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為氣，地之陰氣為血。（一）故氣常有餘，血常不足，何以言之？天地為萬物父母，（二）天大也，為陽而運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為陰。天之（三）大氣舉之日實也，亦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缺也，屬（四）陰。稟日之光以為明者也。人身之陰氣，其消長視月之盈缺，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以養陰氣始成，而可與陽氣為配，以能成人而為人之父母。（五）古人必近三十二而後嫁，娶可見陰氣之難於成。

而古人之善於攝養也。禮記注曰：惟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加內經曰：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而起居衰矣。又曰：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供給得三十年之運用，視聽言動已先虧矣。人之情欲無涯，此難成易虧之陰氣，若之何而可以供給也？經曰：陽者天氣也，主死；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又曰：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觀虛與盛之所在，非吾之過論。或曰：遠取諸天地，則月近取諸男女之身，日有餘，日不足，吾知之矣。

人在氣交之中。今欲順陰陽之理。而為攝養之法。如
 之何。則可曰。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臟皆
 有相火。而其系上屬于心。心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
 動。心動則相火亦動。動則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雖
 不交會。亦暗流而疎泄矣。所以聖賢只是教人收心
 養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人
 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為
 火大旺。火為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為土
 大旺。土為水之夫。土旺則水衰。况腎水常藉肺金為

母以補助。其不足。故內經諄諄于資其化源也。古人
 于夏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于愛護也。保養金水
 二臟。正嫌火土之旺。兩內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
 溫。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
 本然之真。而為來春發生升動之本。若于此時恣嗜
 欲。以自戕賊。至春升之際。下無根本。陽氣輕浮。必有
 溫熱之病。夫夏月火土之旺。冬月火氣之伏。此論一
 年之虛耳。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亦為一月之
 虛。大風大霧虹霓飛電暴寒暴熱。日月薄蝕憂愁忿

東垣十書

格致餘論

怒驚恐悲哀醉飽勞倦謀慮勤動又皆為一日之虛
 若病患初退瘡痍正作尤不止于一日之虛今人多
 有春末夏初患頭痛脚軟食少體熱仲景謂春夏劇
 秋冬差而脉弦大者正世俗所謂注夏病若犯此四
 者之虛似難免此夫當壯年便有老態仰事俯育一
 切墮壞與言至此深可驚懼古人謂不見所欲使心
 不亂夫以溫柔之盛於體聲音之盛於耳顏色之盛
 於目馨香之盛於鼻誰是鐵漢心不為之動也善攝
 生者於此五箇月出居于外荷值一月之虛亦宜暫

成字子可感作

遠帷暮各自珍重保全天和期無負敬身之教幸甚

治病必求其本論

病之有本猶草之有根也去葉不去根草猶在也治
 病猶去草病在臟而治腑病在表而攻裏非惟戕賊
 胃氣抑且資助病邪醫云乎哉族叔祖年七十稟甚
 壯形甚瘦夏末患泄利至深秋百方不應予視之曰
 病雖久而神不悴小便澀少而不赤兩手脉俱澀而
 頗弦自言鬲微悶食亦減因悟曰此必多年沉積僻
 在胃腸詢其平生喜食何物曰我喜食鯉魚三年無

一日缺予曰積痰在肺肺為大腸之臟宜大腸之本
不固也當與澄其源而流自清以茱萸陳皮青蔥鹿
首根生姜煎濃湯和以沙糖飲一椀許自以指探喉
中至半時辰吐痰半升許如膠是夜減半次早又飲
又吐半升而利止又與平胃散加白朮黃連旬日而
安東陽王仲延遇諸途來告曰我每日食物必屈曲
自昂而下且硬澀作微痛他無所苦此何病脉之右
甚濇而關尤沉左却和予曰汗血在胃腕之口氣因
鬱而為痰此必食物所致明以告我彼亦不自覺予

又曰汝去臘食何物為多曰我每日必早飲點刺酒
兩三盞逼寒氣為製一方用韭汁半銀盞冷飲細呷
之盡韭菜半斤而病安已而果然又一隣人年三十
餘性狡而躁素患下疳瘡或作或止夏初患自利膈
上微悶醫與治中湯兩貼昏悶若死片時而甦予脉
之兩手皆濇重取略弦似數予曰此下疳瘡之深重
者與當歸龍會丸去麝四貼而利減又與小柴胡去
半夏加黃連芍藥川芎生姜煎五六貼而安彼二人
者俱是濇脉或弦或不弦而治法迥別不求其本何

以議藥

瀦脉論

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一晝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一十丈。此平人血氣運行之定數也。醫者欲知血氣之病。與不病。非切脉不足以得之。脉之狀不一。載於脉經者二十有四。浮沉芤滑實弦緊洪微緩瀦遲伏濡弱數細動虛促結代革散。其狀大率多兼見。人之為病有四。曰寒曰熱曰實曰虛。故學脉者亦必以浮沉遲數為

之綱。以察病情。此不易之論也。然瀦之見固多。虛寒亦有痼熱。為病者醫于指下。見有不足之氣象。便以為虛。或以為寒。益浪與藥。無非熱補。輕病為重。重病為死者多矣。何者。人之所藉以為生者。血與氣也。或因憂鬱。或因厚味。或因無汗。或因補劑。氣騰血沸。清化為濁。老痰宿飲。膠固雜糅。脉道阻澀。不能自行。亦見瀦狀。若重取至骨來。似有力。且帶數。以意參之。於證驗之。形氣但有熱證。當作痼熱可也。此論為初學者發。圓機之士。必以為贅。東陽吳子方年五十。形肥

味厚且多憂怒。脉常沉澆。自春來得痰氣病。醫認爲虛寒。率與燥熱香竄之劑。至四月間。兩足弱。氣上衝。飲食減。召予治之。予曰。此熱鬱而脾虛。痿厥之證。作矣。形肥而脉沉。未是死證。但藥邪太盛。當此火旺。實難求生。且與竹瀝。下白朮膏。盡二斤。氣降。食進。一月後。大汗而死。書此以爲諸賢覆轍戒云。

養老論

人生至六十七以後。精血俱耗。平居無事。已有熱證。何者。頭昏目眩。肌痒溺數。鼻涕牙落。涎多寐少。足

弱耳聾。健忘眩暈。腸燥面垢。髮脫眼花。久坐兀睡。未風先寒。食則易饑。咲則有淚。但是老境。無不有此。或曰。局方烏附丹劑多。與老人爲宜。豈非以其年老氣弱。下虛理宜溫補。今予皆以爲熱。身附丹劑。將不可施之。老人耶。余曉之曰。奚止身附丹劑。不可妄用。至於好酒膩肉。濕麪油汁。燒炙煨炒。辛辣甜滑。皆在所忌。或曰。子何愚之甚耶。甘旨養老。經訓具在。爲子爲婦。甘旨不及。孝道便虧。而吾子之言。若是其將有說以通之乎。願聞其略。予愀然應之曰。正所謂道並行。

而不悖者請詳言之古者井田之法行鄉閭之教與
人知禮讓比屋可封肉食不及幼壯五十纔方食肉
強壯恣饗比及五十疾已蜂起氣耗血竭筋柔骨痿
腸胃壅闕涎沫充溢而况人身之陰難成易虧六七
十後陰不足以配陽孤陽幾欲飛越因天生胃氣尙
爾留連又藉水穀之陰故羈縻而定耳所陳前證皆
是血少內經曰腎惡燥烏附丹劑非燥而何夫血少
之人若防風半夏蒼朮香附但是燥劑且不敢多况
烏附丹劑乎或者又曰一部局方悉是溫熱養陽吾

予之言無乃謬妄乎予曰局方用燥劑為劫濕病也
濕得燥則豁然而收局方用煖劑為劫虛病也補腎
不如補脾脾得溫則易化而食味進下雖暫虛亦可
少回內經治法亦許用劫正是此意蓋為質厚而病
淺者設此亦儒者用權之意若以為經常之法豈不
大悞彼老年之人質雖厚此時亦近乎薄病雖淺其
本亦易以撥而可以劫藥取速効乎若夫形肥者血
多形瘦者氣實間或有可用劫藥者設或失手何以
取救吾寧稍遲計出萬全豈不美乎烏附丹劑其不

可輕餌也明矣。至於飲食尤當謹節。夫老人內虛脾
 弱陰虧性急內虛胃熱則易飢而思食脾弱難化則
 食已而再飽陰虛難降則氣鬱而成痰。至於視聽言
 動皆成廢懶百不如意怒火易熾雖有孝子順孫亦
 是動輒扼腕况末必孝順乎所以物性之熱者炭火
 製作者氣之香辣者味之甘膩者其不可食也明矣。
 雖然腸胃堅厚福氣深壯者世俗觀之何妨奉養縱
 口固快一時積久必為災害由是觀之多不如少少
 不如絕。爽口作疾厚味措毒前哲格言猶在人耳可

不慎歟。或曰如子之言殆將絕而不與於汝安乎。予
 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况施於所尊者
 哉。惟飲與食將以養生不致疾若以所養轉為所
 害恐非君子之所謂孝與敬也。然則如之何則可。曰
 好生惡死好安惡病人之常情為子為孫必先開之
 以義理曉之以物性旁譬曲喻陳說利害意誠辭確
 一切以敬慎行之。又次以身先之必將有所感悟而
 無扞格之逆矣。吾子所謂絕而不與施於有病之時
 尤是孝道若無病之時量酌可否以時而進某物不

東垣十書 卷一
食某物代之又何傷於孝道乎若失平居閑話素無
開導誘掖之言及至飢腸已鳴饒涎已動飲食在前
馨香撲鼻其可禁乎經曰以飲食忠養之忠之一字
恐與此意合請勿易看過予事老母固有愧於古者
然母年踰七旬素多痰飲至此不作節養有道自謂
有術只因大便燥結時以新牛乳猪脂和糜粥中進
之雖以暫時滑利終是膩物積多次年夏時鬱為粘
痰發為肺瘡連日作楚寐與隕獲為之子者置身無
地因此苦思而得節養之說時進參朮等補胃補血

之藥隨天令加減遂得大腑不燥面色瑩潔雖覺瘦
弱終是無病老境得安職此之由也因成一方用參
朮為君牛膝芍藥為臣陳皮茯苓為佐春加川芎夏
加五味黃芩麥門冬冬加當歸身倍生薑一月或一
貼或二貼聽其小水纔覺短少便進此藥小水之長
如舊即是卻病捷法後到東陽因聞老何安人性聰
敏七十以後稍覺不快便却粥數日單進人參湯數
貼而止後九十餘無疾而卒以其偶同故筆之以求
是正

慈幼論

人生十六歲以前血氣俱盛如日方升如月將圓惟陰長不足腸胃尚脆而窄養之之道不可不謹童子不衣裘帛前哲格言具在人耳裳下體之服帛溫輒甚于布也裘皮衣溫輒甚于帛也蓋下體主陰得寒涼則陰易長得溫煖則陰暗消是以下體不與帛絹夾厚溫煖之服悉妨陰氣實為確論血氣俱盛食物易消故食無時然腸胃尚脆而窄若稠粘乾硬酸鹹甜辣一切魚肉木果濕麵燒炙煨炒但是發熱難化

之物皆宜禁絕只與乾柿熟菜白粥非惟無病且不縱口可以養德此外生栗味鹹乾柿性涼可為養陰之助然栗大補柿大澀俱為難化亦宜少與婦人無知惟務始息畏其啼哭無所不與積成痼疾雖悔何及所以富貴驕養有子多病迨至成人筋骨柔弱有疾則不能忌口以自養居喪則不能食素以盡禮小節不謹大義亦虧可不慎歟至于乳子之母尤宜謹節飲食下咽乳汁便通情欲動中乳脉便應病氣到乳汁必凝滯兒得此乳疾病立至不吐則瀉不瘡則

東坡一書 卷一 三
熱或為口糜或為驚搐或為夜啼或為腹痛病之初
來其溺必甚少便須詢問隨證調治母安亦安可消
患於未形也夫飲食之擇猶是小耳乳母稟受之厚
薄情性之緩急骨相之堅脆德行之善惡兒能速省
尤為關係或曰可以已矣曰未也古之胎教具在方
冊愚不必贅若夫胎孕致病事起茫昧人多玩忽醫
所不知兒之在胎與母同體得熱則俱熱得寒則俱
寒病則俱病安則俱安母之飲食起居尤當慎密東
陽張進士次子二歲滿頭有瘡一日瘡忽自平遂患

痰喘予視之曰此胎毒也慎勿與解利藥眾皆愕然
予又曰乃母孕時所喜何物張曰辛辣熱物是其所
喜因口授一方用人參連翹芩連生甘州陳皮芍藥
木通濃煎沸湯入竹瀝與之數日而安或曰何以知
之曰見其精神昏倦病受得深決無外感非胎毒而
何予之次女形瘦性急體本有熱懷孕三月適當夏
暑口渴思水時發小熱遂教以四物湯加黃芩陳皮
生甘草木通因懶於煎煮數貼而止其後此子二歲
瘡瘕遍身忽一日其瘡頓愈數日遂成痲瘡予曰此

胎毒也瘡若再作病必自安已而果然若於孕時確
 守前方何病之有又陳氏女八歲時得癩病遇陰雨
 則作遇驚亦作口出涎沫聲如羊鳴予視之曰此胎
 受驚也其病深痼調治半年病亦可安仍須淡味以
 佐藥功與燒丹无繼以四物湯入黃連隨時令加減
 半年而安

夏月伏陰在內論

天地以一元之氣化生萬物根於中者曰神機根于
 外者曰氣立萬物同此一氣人靈于物形與天地參

而為三者以其得氣之正而通也故氣升亦升氣浮
 亦浮氣降亦降氣沉亦沉人與天地同一橐籥于月
 一陽生陽初動也寅月三陽生陽初出于地也此氣
 之升也巳月六陽生陽盡出於上矣此氣之浮也人
 之腹屬地氣於此時浮於肌表散於皮毛腹中虛矣
 經曰夏月經滿地氣溢滿入經絡受血皮膚充實長
 夏氣在肌肉所以表實表實者裏必虛世言夏月伏
 陰在內此陰字有虛之義若作陰冷看其悞甚矣或
 曰以手捫腹明知其冷非冷而何前人治暑病有玉

龍丸大順散桂苓丸單煮良姜與縮脾飲用草果等
 皆行溫熱之劑何吾子不思之甚也予曰春夏養陽
 王太僕謂春食涼夏食寒所以養陽也其意可見矣
 若夫涼臺水館大扇風車陰水寒泉泉水雪涼之傷
 自內及外不用溫熱病何由安詳玩其意實非為內
 伏陰而用之也前哲又謂升降浮沉則順之寒熱溫
 涼則逆之若於夏月火令之時妄投溫熱寧免實實
 虛虛之患乎或曰巳月純陽於理或通五月一陰六
 月二陰非陰冷而何予曰此陰之初動於地下也四

陽浮於地上燔灼焚燎流金爍石何陰冷之有孫真
 人製生脉散令人夏月服之非虛而何

豆瘡陳氏方論

陳氏中一痘瘡論
錢仲陽少兒痘論

讀前人之書當知其立言之意苟讀其書而不知其
 意求適於用不可得也豆瘡之論錢氏為詳歷舉源
 流經絡明分表裏虛實開陳其施治之法而又證以
 論辨之言深得著書垂教之體學者讀而用之如求
 方圓於規矩較平直於準繩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可為無窮之應用也今人不知致病之因不求立方

之意倉卒之際據證檢方漫爾一試設有不應并其書而廢之不思之甚也近因局方之教久行素問之學不講抱疾談醫者類皆喜溫而惡寒喜補而惡解利忽得陳氏方論皆燥熱補劑其辭確其文簡懽然用之翕然信之遂以為錢氏不及陳氏遠矣或曰子以陳氏方為不足歟曰陳氏方誠一偏論雖然亦可謂善求病情者其意大率歸重于太陰一經蓋以手太陰屬肺主皮毛也足太陰屬脾主肌肉肺金惡寒而易於感脾胃土惡濕而無物不受觀其用丁香官

桂所以治肺之寒也用附木半夏所以治脾之濕也使其肺果有寒脾果有濕而兼有虛也量而與之中病則止何傷之有今也不然徒見其瘡之出遲者身熱者泄瀉者驚悸者氣急者渴思飲者不問寒熱虛實率投木香散異功散間有偶中隨手獲效設或候投禍不旋踵何者古人用藥製方有向導有監制有反佐有因用若錢氏方固未嘗廢細辛丁香白木參芪等率有監制輔佐之藥不專務于溫補耳然其用涼寒者多而于輔助一法略開端緒未曾深及癡人

之前不可說。錢氏之慮至矣。亦將以候達者擴充推廣而用。雖然渴者用溫藥，痒塌者用補藥，自陳氏發之，迥出前輩。然其多用桂附丁香等燥熱，恐未為適中也。何者？桂附丁香輩當有寒而虛，固是。的當虛而未必寒者，其為害當何如耶？陳氏立方之時，必有挾寒而豆瘡者，其用燥熱補之，固其宜也。今未挾寒而用一偏之方，寧不過于熱乎？予嘗會諸家之粹求其意而用之，實未敢據其成方也。試舉一二以證之。從子六七歲時，患豆瘡發熱微渴自利。一小方脉視

乏用木香散每貼又增丁香十粒。予切疑焉。觀其出遲固因自利而氣弱，察其所下皆臭滯陳積，因腸胃熱蒸而下也。恐非有寒而虛，遂急止之。已投一貼矣。繼以黃連解毒湯加白朮與十貼以解丁香之熱，利止瘡亦出。其後肌常有微熱而手足生癰癩，與涼劑調補踰月而安。又一男子年十六七歲發熱而昏目無視耳無聞，兩手脉皆豁大而略數，知其為勞傷矣。時里中多發豆者，雖不知人與藥，則飲與粥，則食遂。教參芪當歸白朮陳皮大料濃煎與之飲，至二十餘

貼豆始出又二十餘貼則成膿泡身無全膚或曰病勢可畏何不用陳氏全方治之余曰此但虛耳無寒也只守前方又數十餘貼而安後詢其病因謂先四五日恐有出豆之病遂極力樵採連日出汗甚多若用陳氏全方寧無後悔至正甲申春陽氣早動正月間邑間豆瘡不越一家卒投陳氏方童幼死者百餘人雖由天數吾恐人事亦或未之盡也

痛風論

痛風之症感風濕氣

氣行脉外血行脉內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

五度此平人之造化也得寒則行遲而不及得熱則行速而太過內傷於七情外傷於六氣則血氣之運或遲或速而病作矣彼痛風者大率因血受熱已自沸騰其後或涉冷水或立濕地或扇取涼或臥當風寒涼外搏熱血得寒汗濁凝澀所以作痛夜則痛甚行於陰也治法以辛熱之劑流散寒濕開發腠理其血得行與氣相和其病自安然亦有數種治法稍異謹書一二以證予言東陽傳文年踰六十性急作勞患兩腿痛甚動則甚痛予視之曰此兼虛證當補血

溫血病當自安。遂與四物湯加桃仁陳皮牛膝生甘草煎入生姜研潛行散熱飲三四十貼而安。又朱宅（其弟）閻內年近三十。食味甚厚。性躁急。患痛風攣縮數月。醫禱不應。予視之曰。此挾痰與氣證。當和血疎氣導痰。病自安。遂以潛行散入生甘州牛膝炒枳殼（不通）通草陳皮桃仁姜汁煎服半年而安。又鄰鮑六年二十餘。因患血痢。用澀藥取効。後患痛風叫號。撼鄰予視之。曰。此惡血入經絡證。血受濕熱久必凝濁。所下未盡。留滯隨道。所以作痛。經久不治。恐成偏枯。遂與四物

湯加桃仁紅花牛膝黃芩陳皮生甘草煎入生姜研潛行散入少酒飲之。數十貼。又與刺委中出黑血。近三合而安。或曰。此見鄰人用草藥研酒飲之。不過數貼。亦有安者。如子之言。類皆經久取効。無乃太迂緩乎。予曰。此劫病草藥石上采石絲為之。君過山龍等佐之。皆性熱而燥者。不能養陰。却能燥濕。病之淺者。濕痰得燥則開。熱血得熱則行。亦可取効。彼病深而血少者。愈劫愈虛。愈劫愈深。若朱之病是也。子以我為迂緩乎。

痰癘論

內經謂夏傷于暑秋傷于風必有痰癘痰癘痰癘老癘也王承以其隔兩日三〇二天一作纏綿不休故有是名前賢具有治法然皆峻劑有非稟受怯弱與居養所勤者所宜用也惟許學士方有用參芪等補劑而又不曾深論後學難于推測因見近年以來五十歲以下之人多是怯弱者况嗜欲縱恣十倍于前以弱質而得深病最難為藥始悟常山烏梅砒丹等為劫痰之劑若誤用之輕病為重重病必死何者夫三日一作陰受病也

作于子午卯酉日少陰癘也作于寅申巳亥日厥陰癘也作于辰戌丑未日太陰癘也癘得于暑當以汗解或涼臺水閣陰木冷地他人揮扇泉水澡浴汗不得泄鬱而成痰其初感也胃氣尚強全不自覺至于再感購然無知又復恣意飲食過分勞動竭力房事胃氣大傷其病乃作深根固蒂宜其難愈病者欲速愈甘辛峻劑醫者欲急利遽便將投殊不知感風感暑皆外邪也當以汗解所感既深決非一二升汗可除亦有胃氣少回已自得汗不守禁忌又復觸冒舊

邪未去新邪又感展轉沉滯其病愈深况來求治者率皆輕試速効劫病之藥胃氣重傷吾知其難免於禍矣由是甘為遲鈍範我馳驅必先以參朮陳皮芍藥等補劑輔以本經之藥惟其取汗若得汗而體虛又須重用補劑以助之俟汗出通身下過委中方是佳兆仍教以淡飲食省出入避風就溫遠去帷薄謹密調養無有不安若感病極深雖有大汗所感之邪必自臟傳出至腑其發也必亂而失期亦豈是佳兆故治此病春夏為易秋冬為難非有他也以汗之難

易為優劣也或曰古方用砒丹烏梅常山得效者不為少子以為不可用乎予曰腑受病者淺一日一作間一日一作者是胃氣尚強猶可與也彼三日一作者病已在臟矣在臟者難治以其外感猶可治也而可用劫藥以求速効乎前歲憲僉詹公稟甚壯形其強色甚蒼年近六十二月得痰瘧召予視之知其飢於醲肥者告之曰須遠色食淡調理浹月得大汗乃安公不悅一人從旁曰此易耳數日可安與劫藥三五貼病退旬日後又作又與又退綿延至冬病猶未

除。又來求治。予知其久。得藥。痰亦少。惟胃氣未完。又天寒。汗未透。遂以白朮粥和丸。與二斤。令其遇飢時。且未食。取一二百丸。以熱湯下。只與白粥調養。盡此藥。當大汗而安。已而果然。如此者甚多。但藥略有加減。不必盡述。

病邪雖實。胃氣傷者。勿使攻擊論。

凡言治國者。多借醫為論。仁哉斯言也。真氣民也。病邪盜賊也。或有盜賊。勢須剪除。而後已。良相良將。必先審度兵食之虛實。與時勢之可。否。然後動。動涉輕。

妄則吾民先困于盜。次困于兵。民困而國弱矣。行險僥倖。小人所為。萬象森羅。果報昭顯。其可不究心乎。請舉一二。以為凡例。永康呂親。形瘦色黑。平生喜酒。多飲不困。年近半百。且有別館。忽一日大惡寒。發戰。且自言渴。却不飲。予診其脉。大而弱。惟右關稍實。略數。重取則瀋。遂作酒熱。內鬱不得外泄。由表熱而不虛也。黃芪一物。以乾葛湯煎與之。盡黃芪二兩。乾葛一兩。大得汗。次早安矣。又葉先生。患滯下。後甚逼迫。正合承氣證。予曰。氣口虛。形雖實。而面黃。稍白。此必

平昔食過飽而胃受傷寧忍一兩日辛苦遂與參朮
 陳皮芍藥等補藥十餘貼至三日後胃氣稍完與承
 氣兩貼而安苟不先補完胃氣之傷而遽行承氣吾
 恐病安之後寧免瘦憊乎又一婢色紫稍肥性沉多
 憂年近四十經不行三月矣小腹當中有氣塊初
 起如粟漸如炊餅予脉之兩手皆濇重取却有試今
 按其塊痛甚捫之高半寸遂與千金消石丸至四五
 次彼忽自言乳頭黑且有汁恐有娠予曰非也濇脉
 無孕之理又與三五貼脉之稍覺虛豁予悟曰藥太

峻矣令止前藥與四物湯倍加白朮佐以陳皮至二
 十貼候脉完再與消石丸至四五次忽自言塊消一
 暈便令莫服又半月經行痛甚下黑血半升內有如
 椒核數十粒乃塊消一半又來索藥以消餘塊余曉
 之曰勿性急塊已開矣不可又攻若次月經行當盡
 消矣次月經行下少黑血塊又消一暈又來問藥余
 曰但守禁忌至次月必消盡已而果然大凡攻擊之
 藥有病則病受之病邪輕而藥力重則胃氣受傷夫
 胃氣者清純冲和之氣也惟與穀肉菜果相宜蓋藥

石皆是偏勝之氣。雖參芪輩為性亦偏。况攻擊之藥乎。此婦胃氣自弱。好血亦少。若塊盡而却藥。胃氣之存者幾希矣。議論至此。醫云乎哉。

治病先觀形色。然後察脉。問證論。

經曰診脉之道。觀人勇怯。肌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為診法也。凡人之形。長不及短。大不及小。肥不及瘦。人之色。白不及黑。嫩不及蒼。薄不及厚。而况肥人濕多。瘦人火多。白者肺氣虛。黑者腎氣足。形色既殊。臟腑亦異。外證雖同。治法迥別。所以肥人責脉浮。瘦人責

脉沉。躁人疑脉緩。緩人疑脉躁。以其不可一槩觀也。

試陳一二。幸以例推。東陽陳兄露筋骨。體稍長。患體

虛而勞。頭痛甚。至有決別之言。余察其脉弦而大。帶

數。以人參白朮為君。川芎陳皮為佐。至五六日。未減

眾皆訝之。以藥之不對也。余曰。藥力有次第矣。更少

俟一二宿。當自安。忽其季來問曰。何不少加黃芪。予

咲不答。又經一宿。忽自言病頓愈。予脉之。覺指下稍

盛。又半日。病者言。膈上滿。不覺飢。視其腹紋已隱矣。

予曰。夜來藥中。莫加黃芪否。曰。然。止與三貼。遂速與

二陳湯加厚朴枳殼黃連以瀉其衛三貼而安矣浦
 江義門鄭兄年二十餘秋間大發熱口渴妄言妄見
 病似邪鬼七八日後召予治脉之兩手洪數而實視
 其形肥面赤帶白却喜露筋脉本不實涼藥所致此
 因勞倦成病與溫補藥自安曰柴胡七八貼矣以黃
 芪附子湯冷與之飲三貼後困倦鼾睡微汗而解脉
 亦稍軟繼以黃芪白朮湯至十日脉漸收斂而小又
 與半月而安夫黃芪補氣藥也此兩人者一則氣虛
 一則氣實便有宜不宜存焉可不審乎

大病不守禁忌論

病而服藥須守禁忌孫真人千金方言之詳矣但不
 詳言所以守禁忌之由敢陳其略以為規戒夫胃氣
 者清純冲和之氣人之所賴以為生者也若謀慮神
 勞動作形苦嗜欲無節思想不遂飲食失宜藥餌違
 法皆能致傷既傷之後須用調補恬不知怪而乃恣
 意犯禁舊染之證尚未消退方生之證與日俱積吾
 見醫藥將日不暇給而傷敗之胃氣無復完全之望
 去死近矣予族叔形色俱實痰瘧又患痢自恃強健

格致餘論

能食絕無忌憚。一日召予曰。我雖病却健而能食。但苦汗出耳。汝能止此汗否。予曰。痰瘧非汗出不能愈也。可慮者正在健與能食耳。此非痢也。胃執善消脾病不化。食積與病勢已甚矣。此時節擇飲食以養胃氣。省出入以避風寒。候汗透而安。叔曰。世俗謂無飽死痢。我今能食何謂可慮。余曰。痢而能食者。知胃氣未病也。故言不死。非謂恣食不節。擇者不從所言。恣口大嚼。遇渴又多啖水果。如此者。月餘後雖欲求治不可著手矣。淹淹又月餘而死。內經以驕恣不論于

理為不治之病。信哉。又周其姓者。形色俱實。患痢善食而易飢。大嚼不擇者五日矣。予責之曰。病中當調補。自養豈可滋味。戕賊遂教之。只用熟蘿蔔喫粥。且少與調治。半月而安。

虛病痰病有似邪祟論

血氣者身之神也。神既衰乏。邪因而入。理或有之。若夫血氣兩虧。痰客中焦。妨礙升降。不得運用。以致十二官各失其職。視聽言動皆有虛妄。以邪治之。其人必死。吁哉。寃乎誰執其咎。憲慕之子傳。元年十七八。

時暑月因大勞而渴恣飲梅漿又連得大驚三四次
妄言妄見病似邪鬼診其脉兩手皆虛弦而帶沉數
予曰數爲有熱虛弦是大驚又梅酸之漿鬱於中脘
補虛清熱導去痰滯病乃可安遂與人參白朮陳皮
茯苓芩連等濃煎湯入竹瀝姜汁與旬日未効衆皆
尤藥之不審余脉之知其虛之未完與痰之未導也
仍與前方入荆瀝又旬日而安外弟歲一日醉飽後
亂言妄語妄見詢之係伊兄附體言生前事甚的
乃叔在邊叱之曰非邪食腥與酒太過痰所爲耳灌

鹽湯一大碗吐痰一二升汗因大作困睡一宵而安
又金氏婦壯年暑月赴筵歸乃姑詢其坐次失序遂
赧然自愧因成此病言語失倫其中又多間一句曰
奴奴不是脉皆數而弦余曰此非邪乃病也但與補
脾清熱導痰數日當自安其家不信邀數巫者噴水
而呪之旬餘而死或問曰病非邪而邪治之何遽至
於死余曰暑月赴宴外境蒸熱辛辣適口內境鬱熱
而况舊有積痰加之愧悶其痰與熱何可勝言今乃
驚以法尺是驚其神而血不寧也噴以法水是審其

體密其膚使汗不得泄也。汗不泄則蒸熱內燔血不得寧則陰消而陽不能獨立也。不死何俟。或曰外臺祕要有禁呪一科庸可廢乎。予曰移精變氣乃小術耳。可治小病若內有虛邪外有實邪當用正大之法自有成式昭然可考。然符水惟膈上熱痰一呷涼水胃熱得之豈不清快亦可取安。若內傷而虛與冬嚴寒符水下咽必冰胃而致害。彼鬱熱在上熱邪在表須以汗解率得清冷膚腠固密熱何由解必致內攻陰陽離散血氣乖爭去死為近。

面鼻得冷則黑論

諸陽聚于頭則面為陽中之陽鼻居面中央而陽明起于頰中一身之血運到面鼻到面鼻陽部皆為至

清至精之血矣。酒性善行而喜升大熱而有峻急之毒多酒之人酒氣熏蒸而鼻得酒血為極熱熱血得冷為陰氣所搏汗濁凝結滯而不行宜其先為紫而後為黑色也。須用融化滯血使之得流滋生新血可以運化病乃可愈。予為酒製四物湯加炒片苓茯苓陳皮生甘草酒紅花生薑煎調五靈脂末飲之氣弱

者加酒黃芪無有不應者

胎自墮論

陽施陰化胎孕乃成血氣虛損不足榮養其胎自墮
 或勞怒傷情內火便動亦能墮胎推原其本皆因於
 熱火能消物造化自然病源乃謂風冷傷於子臟而
 墮此未得病情者也予見賈氏婦但有孕至三箇月
 左右必墮診其脉左手大而無力重取則瀦知其少
 血也以其妙年只補中氣使血自榮時正初夏教以
 濃煎白朮湯下黃芩末一錢服二四十貼遂得保全

而生因而思之墮於內執而虛者於理為多日熱日
 虛當分輕重好生之工幸毋輕視

難產論

世之難產者往往見於鬱悶安佚之人富貴奉養之
 家若貧賤辛苦者無有也方書止有瘦胎飲一論而
 其方為湖陽公主作也實非極至之言何者見有此
 方其難自若予族妹苦於難產後遇胎孕則觸而去
 之余甚憫焉視其形肥而勤於針指構思旬日忽自
 悟曰此正與湖陽公主相反彼奉養之人其氣必寬

耗其氣使和平故易產今形肥知其氣虛久坐知其
 不運而其氣愈弱久坐胞胎因母氣不能自運耳當
 補其母之氣則兒健而易產今其有孕至五六箇月
 遂於大（醫人辰力）全方紫蘇飲加補氣藥與十數貼因得男而
 甚快後遂以此方隨母之形色性稟參以時令加減
 與之無不應者因名其方曰大達生散（詩大雅生民）

難產胞損淋瀝論（行方也）

常見尿胞因收生者不謹以致破損而得淋瀝病遂
 為廢疾一日有徐姓婦壯年得此因思肌肉破傷在

外者且可補完胞雖在腹恐亦可治遂診其脈虛甚
 曰難產之由多是氣虛難產之後血氣尤虛試與峻
 補因以參朮為君芎歸為臣桃仁陳皮黃芪茯苓為
 佐而煎以猪羊胞中湯極飢時飲之但劑率用一兩
 至一月而安蓋是氣血驟長其胞自完恐稍遲緩亦
 難成功

難產論

各致餘論

格致餘論卷之一 終

其由。一日吳宅寵人患此脉之兩手似瀉重取則弦
 起懸在中央胞系得疏水道自行然胎之墜下必有
 思胞為胎所墮展在一邊胞系了戾不通耳胎若舉
 厚者大率有之古方皆用滑利疎導藥鮮有應效因
 轉胞病胎婦之稟受弱者憂悶多者性急躁者食味
 胎婦轉胞病論
 丹溪朱震亨彥脩甫撰
 元 義烏 丹溪朱震亨彥脩甫撰
 明 金壇 宇泰王肯堂損菴甫按

格致餘論卷之二

元 義烏 丹溪朱震亨彥脩甫撰

明 金壇 宇泰王肯堂損菴甫按

胎婦轉胞病論

轉胞病胎婦之稟受弱者憂悶多者性急躁者食味
 厚者大率有之古方皆用滑利疎導藥鮮有應效因
 思胞為胎所墮展在一邊胞系了戾不通耳胎若舉
 起懸在中央胞系得疏水道自行然胎之墜下必有
 其由。一日吳宅寵人患此脉之兩手似瀉重取則弦

然左手稍和余曰此得之憂患瀆為血少氣多弦為
看飲血少則胞弱而不能自舉氣多有飲中焦不清
而溢則胞之所避而就下故墜遂以四物湯加參朮
半夏陳皮生甘艸生姜空心飲隨以指探喉中吐出
藥汁俟少頃氣定又與一貼次早亦然如是與八貼
而安此法未為的確恐偶中耳後又歷用數人亦效
未知果如何耶仲景云婦人本肥盛且舉自滿全羸
瘦且舉空減胞系了戾亦致胞轉其義未詳必有能
知之者

乳硬論

乳房陽明所經乳頭厥陰所屬乳子之母不知調養
怒忿所逆鬱悶所遏厚味所釀以致厥陰之氣不行
故竅不得通而汁不得出陽明之血沸騰故熱甚而
化膿亦有所乳之子膈有滯痰口氣焮熱含乳而睡
熱氣所吹遂生結核於初起時便須忍痛揉令稍軟
吮令汁透自可消散失此不治必成癰癤治法疎厥
陰之滯以青皮清陽明之熱細研石膏行汗濁之血
以生甘艸之節消腫導毒以瓜蒌子或加沒藥青橘

葉皂角刺金銀花當歸或湯或散或加減隨意消息
 然須以少酒佐之若加以艾火兩三壯於腫處其效
 尤捷彼庸工喜於自術便用針刀引惹拙痛良可哀
 憫若夫不得於夫不得於舅姑憂怒鬱悶昕夕積累
 脾氣消阻肝氣橫逆遂成隱核如大棊子不痛不痒
 數十年後方為瘡陷名曰妳岩以其瘡形嵌凹似岩
 穴也不可治矣若於始生之際便能消釋病根使心
 清神安然後施之以治法亦有可安之理予族姪婦
 年十八時曾得此病察其形脉稍實但性急躁伉儷

自諧所難者後姑耳遂以本州單方青皮湯間以加
 減四物湯行以經絡之劑兩月而安

受胎論

成胎以精血之後先分男女者褚澄之論愚切惑焉
 後閱李東垣之方有曰經水斷後一二日血海始淨
 精勝其血感者成男四五日後血脉已旺精不勝血
 感者成女此確論也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夫乾
 坤陰陽之情性也左右陰陽之道路也男女陰陽之
 儀象也父精母血因感而會精之施也血能攝精成

其子。此萬物資始於乾元也。血成其胞。此萬物資生於坤元也。陰陽交媾。胎孕乃凝。所藏之處。名曰子宮。一系在下。上有兩岐。一達於左。一達於右。精勝其血。則陽爲之主。受氣於左。子宮而男形成。精不勝血。則陰爲之主。受氣於右。子宮而女形成。或曰。分男分女。吾知之矣。男不可爲父。女不可爲母。與男女之兼形者。又若何而分之耶。余曰。男不可爲父。得陽氣之虧者也。女不可爲母。得陰氣之虛者也。兼形者。由陰爲駁氣所乘而成。其類不一。以女兼男有。一則遇男

爲妻。遇女爲夫。一則可妻而不可夫。其有女具男之全者。此又駁之甚者。或曰。駁氣所乘。獨見於陰。而所乘之形。又若是之不同耶。予曰。陰體虛。駁氣易於乘也。駁氣所乘。陰陽相混。無所爲主。不可屬左。不可屬右。受氣於兩岐之間。隨所得駁氣之輕重而成形。故所兼之形。有不可得而同也。

人迎氣口論

六陽六陰脉。分屬左右手。心小腸肝膽腎膀胱在左。主血。肺大腸脾胃命門三焦在右。主氣。男以氣成胎。

故氣爲之生。女以血成胎。故血爲之生。若男子久病。氣口充於人迎者。有胃氣也。病雖重可治。女子久病。人迎充於氣口者。有胃氣也。病雖重可治。及此者。逆或曰。人迎在左。氣口在右。男女所同。不易之位也。脉法讚曰。左大順男。右大順女。何子言之悖耶。曰。脉經一部。王叔和諱諱於教。醫者此左右手以醫者爲主。而言若主於病者。奚止千里之謬。

春宣論

春蠶也。陽氣升浮。艸木萌芽。蠶然而動。前哲謂春時。

人氣在頭。有病宜吐。又曰。傷寒大法。春宜吐。宣之爲言揚也。謂吐之法。自上出也。今之世俗。往往有瘡痍者。膈滿者。蟲積者。以爲不於春時宣瀉。以毒藥不可愈也。醫者遂用牽牛巴豆。大黃枳殼。防風輩爲丸名之。曰春宣丸。於二月三月服之。得下利而止。於初瀉之時。臟腑得通。時暫輕快。殊不知氣升在上。則在下之陰甚弱。而用利藥戕賊其陰。其害何可勝言。况仲景用承氣湯等下藥。必有大滿大實。堅有燥屎。轉失氣。下逼迫而無表證者。方行此法。可下之證未悉具。

猶須遲以待之。泄利之藥其可輕試乎。余伯考形肥骨瘦味厚性沉。五十歲輕於聽信。忽於三月半贖春宣丸一貼服之。下兩三行。每年率以為常。至五十三歲時。七月初炎熱之甚。無病暴歿。此豈非妄認春宣為春瀉而致禍耶。自上召下曰宣。宣之一字吐也。明矣。張子和先生已詳論之。昔賢豈妄言哉。詳之審訂無疑。後之死者又有數人。愚故表而出之。以為後人之戒。

醇酒宜冷飲論

醇酒之性大熱有大毒。清香美味。既適於口。行氣和血亦宜於體。由是飲者不自覺其過於多也。不思肺屬金。性畏火。其體脆。其位高。為氣之主。腎之母。木之夫。酒下咽。膈肺先受之。若是醇者。理宜冷飲。過於肺入於胃。然後漸溫。肺先得溫。中之寒可以補氣。一益也。次得寒中之溫。可以養胃。二益也。冷酒行遲。傳化以漸。不可恣飲。三益也。古人終日百拜。不過三爵。既無酒病。亦免酒禍。今余稽之於禮經。則曰飲齊。視冬時飲齊酒也。視猶比也。冬時寒也。春之內經。則曰熱。

因寒用厥皆深矣。今則不然，不顧受傷，只圖取快。蓋
熱飲有三，樂存焉。膈滯通快，喉舌辛美，盃行可多。不
知酒性喜升，氣必隨之。痰鬱於上，溺澀於下。肺受賊
邪，金體必燥。恣飲寒涼，其熱內鬱，肺氣得熱，必大傷
耗。其始也病淺，或嘔吐或自汗，或瘡痍或鼻查，或自
泄。或心脾痛，尚可發散而去之。若其久也，為病深矣。
為消為渴，為內疽為肺痿，為內痔為鼓脹，為失明為
喘哮，為勞嗽，為癩癩，亦為難明之病。倘非具眼，未易
處治。可不謹乎？或曰：人言一盞冷酒，須二盞血，乃得

行。酒不可冷飲，明矣。余曰：此齊東之語耳。今泰之於
經，證之以理，發之為規，戒子以為迂耶。

癰疽當分經絡論

六陽經六陰經之分布周身，有多氣少血者，有少氣
多血者，有多氣多血者，不可一槩論也。若夫要害處
近虛怯薄處，前哲已會論及。惟分經之言，未聞也。何
則？諸經惟少陽厥陰經之生癰疽，理宜預防。以其多
氣少血，其血本少，肌肉難長。瘡久未合，必成死證。其
有不思本經少血，遽用驅毒利藥，以伐其陰分之血。

東垣書 卷二 格致餘論

禍不旋踵矣。請述一二成敗之迹以告來者。余從叔父平，生多慮質弱，神勞年近五十，忽左臍外側廉上起一小紅腫，大約如粟。予視之曰：慎勿輕視，且生與人參大料作湯，得二三斤為好人，未之信。謾進小貼數服，未解而止。旬餘，值大風拔木，瘡上起一道紅如線，繞至背脚，直抵右肋。予曰：必大料人參少加當歸、川芎、陳皮、白朮等補劑與之。後與此方兩閱月而安。又東陽李兄年踰三十，形瘦膚厚，連得憂患，又因作勞且過於色，忽左腿外側廉上一紅腫，其大如粟。一

醫聞其大臍堅實，與承氣兩貼下之不效。又一醫教與大黃、硃砂、生粉、艸麒麟竭，又二三貼半月後，召予視之曰：事去矣。又一李兄年四十餘，而面稍白，神甚勞，忽脇下生一紅腫如桃。一人教用補劑，眾咲且排於是流氣，飲十宣散雜而進之。旬餘，召予視之。予曰：非惟不與補藥，抑且多，得解利，血氣俱憊矣。已而果然。或曰：太陽經非多血少氣者乎？何腎癰之生？初無甚苦，往往間有不救者。吾子其能治之乎？予曰：腎居小腹之後，而又在其下，此陰中之陰也。其道遠，其位

東垣十書 卷二 格致餘論

僻雖日多血氣運不到氣既不到血亦罕來中年之後不可生癰纔有痛腫參之脉證但見虛弱便與滋補血氣無虧可保終吉若用尋常驅熱拔毒綠氣之藥虛虛之禍如指諸掌

脾約丸論

成無已曰約者結約之約又約束之約胃強脾弱約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輸膀胱故小便數而大便硬故曰脾約（補丸）與此丸以下脾之結燥腸潤結化津流入胃大便利小便少而愈矣愚切有疑焉何者既曰約脾

弱不能運也脾弱則土虧矣必脾氣之散脾血之耗也原其所由久病大下大汗之後陰血枯槁內火燔灼熱傷元氣又傷於脾而成此證傷元氣者肺金受火氣無所攝傷脾者肺為脾之子肺耗則液竭必竊母氣以自救金耗則木寡於畏土欲不傷不可得也脾失轉輸之令肺失傳送之官宜大便秘而難下小便數而無藏蓄也理宜滋養陰血使孤陽之火不熾而金行清化木邪有制脾土清健而運行精液乃能入胃則腸潤而通矣今以大黃為君枳實厚朴為臣

雖有芍藥之養血麻仁杏仁之溫潤為之佐使用之
用理命之君臣佐使方
 熱甚而氣實者無有不安愚恐西北二方地氣高厚
 人稟壯實者可用若用於東南之人與熱雖盛而血
 氣不實者雖得暫通將見脾愈弱而腸愈燥矣後之
 欲用此方者須知在西北以開結為主在東南以潤
 燥為主慎勿膠柱而調瑟

鼓脹論

心肺陽也居上肝腎陰也居下脾居中亦陰也屬土
經曰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

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是脾
 具坤靜之德而有乾健之運故能使心肺之陽降腎
 肝之陰升而成天地交之泰是為無病之人今也七
 情內傷六淫外侵飲食不節房勞致虛脾土之陰受
 傷轉輸之官失職胃雖受穀不能運化故陽自升陰
 自降而成天地不交之否於斯時也清濁相混隨道
 壅塞氣化濁血瘀鬱而為熱熱留而久氣化成濕濕
行可作
 熱相生遂成脹滿經曰鼓脹是也以其外雖堅滿中
 空無物有似於鼓其病膠固難以治療又名曰蠱若

蟲侵蝕有蠱之義驗之治法理宜補脾又須養肺金以制木使脾無賊邪之慮滋腎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令却鹽味以防助邪斷妄想以保母氣無有不妄醫不察病起於虛急於作效銜能希賞病者苦於脹急喜行利藥以求一時之快不知寬得一日半日其腫愈甚病邪甚矣真氣傷矣去死不遠古方惟禹餘糧丸又名石中黃丸又名紫金丸制肝補脾殊為切當亦須隨證亦須順時加減用之余友俞仁叔儒而醫連得家難年五十得此疾自制禹餘糧丸服之

予診其脉弦濇而數曰此丸新製煅煉之火邪尚存附善主十人改溫熱之藥太多宜自加減俞仁叔不可執方余咲曰今人不及古人此方不可加減服之一月口鼻見血色骨立而死又楊兄年近五十性嗜好酒病瘡半年患脹病自察必死來求治診其脉弦而濇重則大瘡未愈手足瘦而腹大如蜘蛛狀予教以參朮為君當歸川芎芍藥為臣黃連陳皮茯苓厚朴為佐生甘艸些少作濃湯飲之一日定三次彼亦嚴守戒忌一月後瘡因汗而愈又半年小便長而脹愈中間雖稍有加減大

東垣十書 卷二 格致餘論 七

意只是補氣行濕又陳氏年四十餘性嗜酒大便時見血於春間患脹色黑而腹大其形如鬼診其脉數而瀉重似弱予以四物湯加黃連黃芩木通白朮陳皮厚朴生甘艸作湯與之近一年而安一補氣一補血餘藥大率相出入皆獲安以保天壽或曰氣無補法何子補氣而獲安果有說以通之乎予曰氣無補法世俗之言也以氣之為病痞悶壅塞似難於補恐增病勢不思正氣虛者不能運行邪滯所著而不出所以為病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怯者著而成病苟或

氣怯不用補法氣何由行或曰子之藥審則審矣何效之遲也病者久在牀枕必將厭子之迂而求速效者矣予曰此病之起或三五年或十餘年根深矣勢篤矣欲求速效自求禍耳知王道者能治此病也或曰脹病將終不可與利藥耶予曰灼知其不因于虛受病亦淺脾胃尚壯積滯不痼而又有可下之證亦宜略與疏導若授張子和瀉川散禹功丸為例行迅攻之策實所不敢

疝氣論

東垣十書 卷二 格致餘論

疝氣之甚者，畢九連小腹急痛也。有痛在畢九者，有痛在五樞穴邊者，皆足厥陰之經也。或有形或無形，或有聲或無聲，有形如瓜，有聲如蛙。自素問以下，歷代名醫皆以為寒。蓋寒主收引，經絡得寒故引不行，所以作痛。理固然也。有得寒而無疝者，又必有說以通之可也。予嘗屢因門戶雪上有霜，沒臍之水，踢水徒涉，不曾病。此以予素無熱在內也。因而思之，此證始於濕熱在經，鬱而至久，又得寒氣外束，濕熱之邪不得疏散，所以作痛。若只作寒論，恐為未備。或曰厥

陰一經其道遠，其位卑，鬱積濕熱，何由而致？予曰：大勞則火起於筋，醉飽則火起於胃，房勞則火起於腎，大怒則火起於肝。本經火積之久，母能令子虛，濕氣便盛，厥陰屬木，係於肝，為將軍之官，其性急，速火性又暴為寒，所束宜其痛之大暴也。愚見有用烏頭梔子等分作湯用之，其效亦敏。後因此方隨證與形加減用之，無有不應。然濕熱又須分多少而始治，但濕者腫多，癰病是也。又有挾虛而發者，當以參朮為用，而以疏導藥佐之。診其脈有甚沉緊而大豁無力者，

是也其痛亦輕惟覺重墜牽引耳

秦桂丸論

婦人不孕良方在

無子之因多起於婦人醫者不求其因起於何處遍閱古方惟秦桂丸其辭確其意專用藥溫熱近乎人情欣然授之銳然服之其受燔灼之禍猶且懵然不悔何者陽精之施也陰血能攝之精成其子血成其胞胎孕乃成今婦人之無子者率由血少不足以攝精也血之少也固非一端然欲得子者必須補其陰血使無虧矣乃可推其有餘以成胎孕何乃輕用熱

劑煎熬臟腑血氣沸騰禍不旋踵矣或曰春氣溫種則萬物發生冬氣寒凜則萬物消殞非秦桂丸之溫熱何由得子臟溫暖而成胎耶予曰詩言婦人和平則樂有子和則氣血不乖乎則陰陽不爭今得此藥經血轉紫黑漸成衰少或先或後始則飲食驟進久則口苦而乾陰陽不平血氣不和疾病蜂起焉能成胎縱使成胎生子亦多病而不壽以秦桂丸之耗損天真之陰也戒之慎之鄭廉使之子年十六求醫曰我生七箇月患淋病五日七日必一發其發也大痛

捫地叫天水道方行狀如漆和粟者約一盞許然後
 定診其脉輕則瀉重則弦視其形瘦而稍長其色青
 而蒼意其父必因多服下部藥遺熱在胎留於子之
 命門而然遂以紫雪和黃蘗細末在桐子大晒十分
 乾而與二百丸作一服經一時又與三百丸作一服
 率以熱湯下以食物壓之又經半日痛大作連腰腹
 水道乃行下如漆和粟者一大碗許其病減十分之
 八後張子忠以陳皮一兩桔梗木通各半兩作一貼
 與之又下漆粟者一合許遂安父得燥熱且能病子

况母得之者乎余書此以證東垣紅絲癰之事

惡寒非寒病惡熱非熱病論

經曰惡寒戰慄皆屬於熱又曰禁慄如喪神守皆屬
 於火惡寒者雖當炎月若遇風霜重綿在身自覺凜
 凜戰慄禁慄動搖之貌如喪神守惡寒之甚原病式
 曰病熱甚而反覺自冷此為病熱實非寒也或曰往
 往見有得熱藥而少愈者何也予曰病熱之人其氣
 炎上鬱為痰飲抑遏清道陰氣不升病熱尤甚積痰
 得熱亦為暫退熱勢助邪其病益深或曰寒勢如此

誰敢以寒涼與之非殺之而何予曰古人遇戰慄之證有以大承氣下燥糞而愈者惡寒戰慄明是熱證但有虛實之分耳經曰陰虛則發熱夫陽在內為陰之衛陰在內為陽之守精神外馳嗜慾無節陰氣耗散陽無所附遂致浮散於肌表之間而惡熱也實非有熱當作陰虛治之而用補養之法可也或曰惡寒非寒宜用寒藥惡熱非熱宜用補藥甚駭耳目明示我之法可乎予曰進士周本道年逾三十得惡寒病服附子數日而病甚求予治診其脈弦而俱緩予以

江茶入薑汁香油此少吐痰一升許減綿太半周甚喜予曰未也燥熱已多血傷亦深須淡食以養胃內觀以養神則水可生而火可降彼勇於仕進一切務外不守禁忌予曰若多與補血涼藥亦可稍安內外不靜腎水不生附毒必發病安後官於婺城巡夜冒寒非附子不可療而性怕生薑只得以猪腰子作片煮附子與三貼而安予曰可急歸知其附毒易發彼以為迂半年後果發背而死又司丞叔平生脚自踝以下常覺熱冬不可加綿於上常自言曰我稟質壯

不怕冷予曰此足三陰之虛宜早斷欲事以輔養陰血庶乎可免矣而不答年方五十患痿半年而死觀此二人治法益可知矣或曰傷寒病惡寒惡熱者亦是虛耶予曰若病傷寒者自外入內先賢論之詳矣愚竊庸贅

經水或紫或黑論

經水者陰血也陰必從陽故其色紅稟火色也血為氣之配氣熱則熱氣寒則寒氣升則升氣降則降氣凝則凝氣滯則滯氣清則清氣濁則濁往往見有成

塊者氣之凝也將行而痛者氣之滯也來後作痛者氣血俱虛也色淡者亦虛也錯經妄行者氣之亂也紫者氣之熱也黑者熱之甚也人但見其紫者黑者作痛者成塊者率指為風冷而行溫熱之劑禍不旋踵矣良由病源論月水諸病皆曰風冷乘之宜其相習而成俗也或曰黑北方水之色也紫淡於黑非冷而何予曰經曰亢則害承乃制熱甚者必兼水化所以熱則紫甚則黑也况婦人性執而見鄙嗜欲加倍臟腑厥陽之火無日不起非熱而何若夫風冷必須

外得設或有之蓋千百而一二者也。

石膏論

石膏論

本艸藥之命名固有不可曉者中間亦多有意義學
 者不可以不察以色而名者大黃紅花白前青黛烏
 梅之類是也以形而名者人參狗脊烏頭貝母金鈴
 子之類是也以氣而名者木香沈香檀香麝香茴香
 之類是也以質而名者厚朴乾薑茯苓生熟地黃之
 類是也以味而名者甘艸苦參淡竹葉艸龍膽苦酒
 之類是也以能而名者百合當歸升麻防風滑石之

類是也。以時而名者半夏茵陳冬葵寅鷄夏枯草之
 類是也。以石膏火煨細研醋調封丹爐其固密甚於
 脂苟非有膏焉能為用此兼質與能而得名正與石
 脂同意關孝忠安以方解石為石膏况石膏其味甘
 而辛本陽明經藥陽明主肌肉其甘也能緩脾益氣
 止渴去火其辛也能解肌出汗上行至頭又入手太
 陰手少陽彼方解石者止有體重質堅性寒而已求
 其所謂有膏而可為三經之主治者焉在哉醫欲責
 效不亦難乎

脉大必病進論

脉血之所為屬陰。大洪之別名。火之象屬陽。其病得之於內傷者。陰虛為陽所乘。故脉大。當作虛治之。其病得之於外傷者。邪客於經。脉亦大。當作邪勝治之。合二者而觀之。皆病證方長之勢也。謂之病進。不亦宜乎。海藏云。君侵臣之事也。孰為是。否。幸有以教之。

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辨

禮記曰。一年視離經。謂離析經理。在乎章句之絕。內經生氣通天論病因四章。第一章論因於寒。欲如運

樞以下三句。與上文意不相屬。皆衍文也。體若燔炭。汗出而散。兩句當移在此。夫寒邪初客於肌表。邪鬱而為熱。有似燔炭。得汗則解。此仲景麻黃湯之類是也。第二章論因於暑。暑者君火為病。火主動則散。故自汗煩渴。而多言也。第三章論因於濕。濕者汚濁之氣。首為諸陽之會。其位高而氣清。其體虛故聰明得而係焉。濁氣熏蒸。清道不通。沈重而不爽利。似乎有物以蒙鼻之失。而不治濕鬱為熱。熱留不去。大筋緜短者。熱傷而不能養筋。故為拘攣。小筋弛長者。濕傷

筋不能束骨故為痿弱。因於濕首如裹各三字為句。
濕熱不攘以下各四字為句。文正而意明。第四章論
因於氣為腫下文不序病證。蓋是脫簡。四維相代三
句與上文意不相屬。亦衍文也。王太僕曰。暑熱濕氣
三病皆以為發於傷寒之毒。次第相仍。展轉生病。五
段通為一章。余有疑焉。暑病不治。伏而生熱。熱久生
濕。濕久氣病。蓋有之矣。內經止有冬傷於寒。不即病
至夏有熱病之言。未聞寒毒伏藏。至夏發於暑病。至
於濕病。亦蒙上文之熱。謂反濕其首。望濕物裹之。望

除其熱。當以因於濕首為句。如裹濕又為句。則濕首
之濕。裹濕之濕。皆人為也。與上下文列言寒暑之病。
因文義舛乖。不容於不辨。或曰。先賢言溫濕寒濕風
濕矣。未聞有所謂濕熱病者。攷之內經。亦無有焉。吾
子無乃失之迂妄耶。予曰。六氣之中。濕熱為病。十居
八九。內經發明濕熱。此為首出。至真大要論曰。濕上
甚而熱。其間或言濕而熱在中者。或曰熱而濕在中
者。此聖人愛人論道之極致。使天下後世不知濕熱
之治法者。太僕啓之也。君其歸取原病式。孰讀而審

思之幸甚

太僕章句

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

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

因於濕首句如暴濕句熱不攘句大筋綆短小筋弛

長綆短為拘弛長為痿

因於氣為腫云云

新定章句

因於寒體若燔炭汗出而散

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

因於濕句首如暴句濕熱不攘句大筋綆短小筋弛

長綆短為拘弛長為痿

因於氣為腫云云

倒倉論

經曰腸胃為市以其無物不有而穀為最故謂之

倉若積穀之室也倒者傾去積舊而滌濯使之潔淨

也胃居中屬土喜容受而不能自運者也人之飲食

遇適口之物寧無過量而傷積之乎七情之偏五味

之厚寧無傷於冲和之德乎。糟粕之餘停痰瘀血互
 相糾纏日積月深鬱結成聚甚者如核桃之穰諸般
 奇形之蟲中官不清矣。土德不和矣。誠於中形於外
 發為癱瘓為勞瘵為蠱脹為癩疾為無名奇病先哲
 製為萬病丸温白丸等劑攻補兼施寒熱並用期中
 病情非不工巧然不若倒倉之為便捷也。以黃牡牛
 擇肥者買一二十斤長流水煮糜爛融入湯中為液
 以布濾出查滓取淨汁再入鍋中文火熬成琥珀色
 則成矣。每飲一鍾少時又飲如此者積數十鍾寒月

則重湯温而飲之。病在上者欲其吐多病在下者欲
 其利多病在中者欲其吐下俱多全在活法而為之
 緩急多寡也。須先置一室明快而不通者以安病人
 視所出之物可盡病根則止吐利後或渴不得與湯
 其小便必長取以飲病者名曰輪迴酒與一二碗非
 惟可以止渴抑且可以滌濯餘垢睡一二日覺飢甚
 乃與粥淡食之待三日後始與少菜羹自養半月覺
 精神煥發形體輕健沉痾悉安矣。其後須五年忌牛
 肉吾師許文懿始病心痛用藥燥熱香辛如丁附桂

姜輩治數十年而足攣痛甚且惡寒而多嘔甚而至
 於靈砂黑錫黃芽歲丹繼之以艾火十餘萬又雜治
 數年而痛甚自分爲廢人矣衆工亦技窮矣如此者
 又數年因其煩渴惡食者一月以通聖散與半月餘
 而大腑逼迫後重肛門熱氣如燒始時下積滯如五
 色爛錦者如柏燭油凝者近半月而病似退又半月
 略思穀而兩足難移計無所出至次年三月遂作此
 法節節如應因得爲全人次年再得一男又十四年
 以壽終其餘與藥一婦人久年脚氣吐利而安又鎮

海萬戶蕭伯善公以便濁而精不禁親與試之有效
 又臨海林兄患久嗽吐紅發熱消瘦衆以爲療百方
 不應召予視之脉兩手弦數日輕夜重計無所出亦
 因此而安時冬月也第二年得一子牛坤土也黃土
 之色也以順爲德而效法乎健以爲功者牡之用也
 肉者胃之藥也熟而爲液無形之物也橫散入肉絡
 由腸胃而滲透肌膚毛竅爪甲無不入也積聚久則
 形質成依附腸胃回薄曲折處以爲栖泊之窠曰阻
 礙津液氣血薰蒸燔灼成病自非剖腸刮骨之神妙

孰能去之。又豈合勾銖兩之九散所能竅犯其藩塼。戶牖乎。竊詳肉液之散溢腸胃受之。其厚皆倍於前。有似乎腫。其回薄曲折處。非復向時之舊。肉液充滿。流行有如洪水泛漲。其浮莖陳朽皆推逐蕩漾。順流而下。不可停留。表者因吐而汗。清道者自吐而涌。濁道者自泄而去。凡屬滯礙一洗而定。牛肉全重厚和順之性。盎然渙然潤澤。枯槁補益。虛損寧無精神。渙發之樂乎。正似武王克商之後。散財發粟以賑殷民之仰望也。其方出於西域之異人。人於中年後亦行。

一二次亦却疾養壽之一助也。

相火論

相火之西多キテ命セラシク然ニ論名聞儒ヲモトシ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火金木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氣相生配于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于虛無守位稟命因其動而可見故謂之相。天主生物故恒于動人有此生亦恒于動其所以恒于動皆相火之爲也。見于天者出于龍雷則木之氣。

東坡詩集

卷二 格致餘論

后

出于海則水之氣也。具于人者，寄于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膽者肝之腑，膀胱者腎之腑。心胞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腎之分。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天之火雖出于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于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為火者也。肝腎之陰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或曰相火天人之所同，何東垣以為元氣之賊？又曰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然則如之何而可以

使之無勝負也。曰周子曰：神發知矣。五性感物而萬事出，有知之後，五者之性為物所感，不能不動，謂之動者，即內經五火也。相火易起，五性厥陽之火相扇，則妄動矣。火起于妄，變化莫測，無時不有，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濕言之，相火之氣經以火言之。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于君火者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曰：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善處乎火者，人心聽命乎道心而

又能主之以靜彼五火之動皆中節相火惟有禪補造化以為生生不息之運用耳何賊之有或曰內經相火注曰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而吾子言之何邪曰足太陽少陰東垣嘗言之矣治以炒藥取其味辛能瀉水中之火是也戴人亦言膽與三焦尋火治肝和胞絡都無異此歷指龍雷之火也予亦備述天人之火皆生於動如上文所云者實推廣二公之意或曰內經言火不一往往于六氣見之言臟腑者未之見也二公豈它有所據耶子能為我言之

曰三才之氣

乎經曰百病皆生于風寒暑濕燥火之動而為變者岐伯歷舉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非相火之為病之出于臟腑者乎攷諸內經少陽病為瘧瘧太陽病時眩仆少陽病脊暴痛鬱冒不知人非諸熱贅瘵之屬火乎少陽病惡寒鼓慄膽病振寒少陰病酒浙惡寒振慄厥陰病酒浙振寒非諸禁鼓慄如喪神守之屬火乎少陽病嘔逆厥氣上行膀胱病衝頭痛太陽病厥氣上衝胸小腹控睪引腰脊上衝心少陰病氣上衝胸嘔逆非諸逆衝上之屬火乎少陽病讞

妄。太陽病譫妄，膀胱病狂顛，非諸躁狂越之屬火乎？少陽病，胸腫善驚，少陰病，脊熱以酸，胸腫不能久立，非諸病，胸腫疼酸驚駭之屬火乎？又原病，式曰：諸風掉眩，屬于肝，火之動也。諸氣臞鬱，病痿屬于肺，火之升也。諸濕腫滿，屬于脾，火之勝也。諸痛痒瘡瘍，屬于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為病，出於臟腑者然也。注文未之發耳。以陳無擇之通敏，且以暖熾論君火，日用之火，言相火，而又不曾深及，宜乎後之人，不無聾聵也。悲夫。

左大順男，右大順女論

肺主氣，其脉居右寸，脾胃命門三焦，各以氣為變化運用，故皆附焉。心主血，其脉居左寸，肝膽腎膀胱皆精血之隧道，筦庫，故亦附焉。男以氣成胎，則氣為之主。女挾血成胎，則血為之主。男子久病，右脉充于左者，有胃氣也。病雖重，可治。女子久病，左脉充于右者，有胃氣也。病雖重，可治。反此者，虛之甚也。或曰：左心小腸肝膽腎膀胱，右肺大腸脾胃命門三焦，男女所同，不易之位也。脉法贊曰：左大順男，右大順女。吾子

東垣十書 卷二 格致餘論 三

之言非惟左右例置似以大為充果有說以通之乎
 曰大本病脉也今以大為順蓋有充足之義故敢以
 充言之脉經一部諄諄于教為醫者爾此左右當以
 醫者為言若主於病矣止於千里之謬或曰上文言
 肝心出左脾肺出右左主司官右主司府下文言左
 為人迎右為氣口皆以病人之左右而為言何若是
 之相反耶曰脉經第九篇之第五章上文大浮數動
 長滑沉瀆弱弦短微此言形狀之陰陽下文關前關
 後等語又言部位之陰陽陰附陽陽附陰皆言血氣

之陰陽同為論脉之陰陽而所指不同若此上下異
 文何足疑乎讚曰陰病治官非治血乎陽病治府非
 治氣乎由此參考或恐于經意有合

茹淡論

食淡味

或問內經謂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又曰地食人以五
 味古者年五十食肉子今年邁七十矣盡卻鹽醢豈
 中道乎何子之神茂而色澤也曰味有出于天賦者
 有成于人為者天之所賦者若穀菽菜果自然冲和
 之味有食人補陰之功此內經所謂味也人之所為

者皆烹飪調和偏厚之味有致疾伐命之毒此吾子
所疑之味也今鹽醯之卻非真茹淡者大麥與粟之
鹹粳米山藥之甘蔥薤之辛之類皆味也子以爲淡
乎安于冲和之味者心之收火之降也以偏厚之味
爲安者欲之縱火之勝也何疑之有內經又曰陰之
所生本在五味非天賦之味乎陰之五宮傷在五味
非人爲之味乎聖人防民之具於是爲備凡人飢則
必食彼粳米甘而淡者土之德也物之屬陰而最補
者也惟可與菜同進經以菜爲充者恐于飢時頓食

或慮過多因致胃損故以菜助其充足取其疏通而
易化此天地生物之仁也論語曰肉雖多不使勝食
氣傳曰賓主終日百拜而酒三行以避酒禍此聖人
施教之意也蓋穀與肥鮮同進厚味得穀爲助其積
之也久寧不助陰火而致毒乎故服食家在卻穀者
則可不卻穀而服食未有不被其毒者內經謂久而
增氣物化之常氣增而久大之由也彼安于厚味者
味之思爾或又問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何不言氣補
曰味陰也氣陽也補精以陰求其本也故補之以味

若甘州白朮地黃澤瀉五味子天門冬之類皆味之厚者也。經曰虛者補之。正此意也。上文謂形不足者溫之以氣。夫爲勞倦所傷。氣之虛。故不足。溫者養也。溫存以養。使氣自充。氣完則形完矣。故言溫不言補。經曰勞者溫之。正此意也。彼爲局方者。不知出此。凡諸虛損證。悉以溫熱佐輔。補藥名之曰溫補。不能求經旨者也。

吃逆論

吃病氣逆也。氣自臍下直衝上。出于口。而作聲之名。

也。書曰火炎上。內經曰諸逆衝上。皆屬于火。東垣謂火與元氣不兩立。又謂火氣之賊也。古方悉以胃弱言之。而不及火。且以丁香柿蒂竹茹陳皮等劑治之。未審孰爲降火。孰爲補虛。人之陰氣依胃爲養。胃土傷損。則水氣侮之矣。此土敗木賊也。胃爲火所乘。不得內守。木挾相火乘之。故直衝清道而上。言胃弱者陰弱也。虛之甚也。病人見此。似爲死證。然亦有實者。不可不知。敢陳其說。趙立道年近五十。質弱而多怒。七月炎暑。大飢索飯。其家不能急具。因大怒。兩日後

東垣一書 卷二
得滯下病口渴自以冷水調生蜜飲之甚快滯下亦
漸緩如此者五七日召予視脉稍大不數遂令止蜜
水渴時但令以人參白朮煎湯調益元散與之滯下
亦漸收七八日後覺倦甚發吃予知其因下久而陰
虛也令其守前藥然滯下尙未止又以煉蜜飲之如
此者三日吃猶未止衆皆尤藥之未當將以姜附飲
之予曰補藥無速効附子非補陰者服之必死衆曰
冷水飲多得無寒乎予曰炎暑如此飲涼非寒勿多
疑待以日數力到當自止又四日而吃止滯下亦安

又陳擇仁年近七十厚味之人也有久喘病而作止
不常新秋患滯下食大減至五七日後吃作召予視
脉皆大豁衆以為難予曰形瘦者尙可為以人參白
朮湯下大補丸以補血至七日而安此一人者虛之
為也又一女子年踰笄性躁味厚暑月因大怒而吃
作每作則舉身跳動神昏不知人問之乃知暴病視
其形氣俱實遂以人參蘆煎湯飲一椀大吐頑痰數
椀大汗昏睡一日而安人參入手太陰補陽中之陰
者也蘆則反爾大瀉太陰之陽女子暴怒氣上肝主

怒肺主氣經曰怒則氣逆氣因怒逆肝木乘火侮肺
 故吃大作而神昏參蘆喜吐痰盡氣降而火衰金氣
 復位胃氣得和而解麻黃發汗節能止汗穀屬金糠
 之性熱麥屬陽熱之性涼先儒謂物物具太極學者
 其可不觸類而長引而伸之乎

房中補益論

子金八十一卷目在房中補益論
 四十以上行不世精
 子金文之世精
 一若時行不世精

或問千金方有房中補益法可用否予應之曰傳曰
 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人之疾病亦生于動其動之極
 也病而死矣人之有生心為火居上腎為水居下水

能升而火能降一升一降無有窮已故生意存焉水
 之體靜火之體動動易而靜難聖人于此未嘗妄言
 也儒者立教曰正心收心養心皆所以防此火之動
 于妄也醫者立教恬澹虛無精神內守亦所以遏此
 火之動于妄也蓋相火藏于肝腎陰分君火不妄動
 相火惟有稟命守位而已焉有燔灼之虐蹇飛走之
 狂勢也哉易兌取象于少女兌說也遇少男艮為咸
 咸無心之感也艮止也房中之法有艮止之義焉若
 艮而不止徒有戕賊何補益之有竊詳千金之意彼

壯年貪縱者水之體非向日之靜也故著房中之法
 為補益之助此可用于質壯心靜遇敵不動之人也
 苟無聖賢之心神仙之骨未易為也文法水勇法火
 水能制火一樂于與一樂于取此自然之理也若以
 房中為補殺人多矣况中古以下風俗日媮真稟日
 薄說夢向癡難矣哉

天氣屬金說

易說卦紙寫金

邵子曰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附內經曰大氣
 舉之也夫自清濁肇分天以氣運于外而攝水地以

形居中而浮于水者是氣也即天之謂也自其無
 極者觀之故曰大氣至清至剛至健屬乎金者也非
 至剛不能攝此水非至健不能運行無息以舉地之
 重非至清其剛健不能長上古而不老或曰子以天
 氣為屬金者固易卦取象之義何至遂以屬金言之
 乎善言天者必有證於人善言大者必有譬於小願
 明以告我曰天生萬物人為貴人形象天可以取譬
 肺主氣外應皮毛內經謂陽為外衛非皮毛乎此天
 之象也其包裹骨肉腑臟於其中此地之象也血行

於皮裏肉腠晝夜周流無端此水之象也。合三者而觀非水浮地天攝水地懸於中乎。聖人作易取金爲氣之象厥有旨哉。

張子和攻擊注論

愚閱張子和書惟務攻擊其意以爲正氣不能自病因爲邪所客所以爲病也。邪去正氣自安因病有在上在中在下深淺之不同立爲汗吐下三法以攻之初看其書將謂醫之法盡於是矣。後因思內經有謂之虛者精氣虛也。謂之實者邪氣實也。夫邪所客必

因正氣之虛然後邪得而客之。苟正氣實邪無自入之理由是於子和之法不能不致疑於其間。又思內經有言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又思仲景有言病當汗解診其尺脈濇當與黃芪建中湯補之然後汗之。於是以及子和之書非子和之筆也。馳名中土其法必有過於明輩者。何其書之所言與內經仲景之意若是之不同也。於是決意於得名師以爲之依歸。發其茅塞遂遊江湖。但聞某處有某治醫便往拜而問之。連經數郡無一人焉。後到定城始

得原病式東垣方藁乃大悟子和之孟浪然終未得
 的然之議論將謂江浙間無可為師者泰定乙丑夏
 始得聞羅太無於陳芝岩之言遂往拜之蒙叱罵者
 五七次赳赳三閱月始得降接因觀羅先生治一病
 僧黃瘦倦怠羅公詢其病因乃蜀人出家時其母在
 堂及遊浙右經七年忽一日念母之心不可遏欲歸
 無腰纏徒爾朝夕西望而泣以是得病時僧二十五
 歲羅令其隔壁泊宿每日以牛肉猪肚甘肥等煮糜
 爛與之凡經半月餘且時以慰諭之言勞之又曰我

東垣錄
 錢十貫一錢

與鈔十錠作路費我不望報但欲救汝之死命爾察
 其形稍甦與桃仁承氣一劑下之皆是血塊痰
 積方止次日只與熟菜稀粥將息又半月其人遂如
 故又半月餘與鈔十錠遂行因大悟攻擊之法必其
 人克實稟質本壯乃可行也否則邪去而正氣傷小
 病必重重病必死羅每日有求醫者來必令其診視
 脈狀回稟羅但卧聽口授用某藥治某病以某藥監
 某藥以其藥為引經往來一半年並無一定之方至
 於一方之中自有攻補兼用者亦有先攻後補者有

東坡一書 卷二
三五
先補後攻者又大悟古方治今病焉能照合隨時取
中其此之謂乎是時羅又言用古方治今病正如拆
舊屋換新屋其材木非一不再經匠氏之手其可用
乎由是又思許學士釋微論曰予讀仲景書用仲景
之法然未嘗守仲景之方乃爲得仲景之心也遂取
東垣方藁手自抄錄乃悟治病當如漢高祖蹤秦
暴周武王蹤商之後自非發財散粟與二章之法其
受傷之氣倦憊之人何由而平復也於是定爲陰易
之陽易亢攻擊宜詳審正氣須保護以局方爲戒哉

